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按

巡

歌里著
賀啓明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戲中人之性格與穿扮扮演人須知

知事 居官甚久，人極明敏。雖有時受賄，然居嘗嚴正，遇事極認真，幾與道學先生相去不遠。言語不急不徐，輕重多寡，恰合分際。每發言必中肯要，而其爲人，則以初次出任下級官吏之故，職務繁苦，既形粗魯，且覺暴厲。顏色忽驚忽喜，忽而卑躬折節，忽而倨傲王侯，變化神速，令人莫測。服飾平常，着馬靴。髮頗整齊，色斑白。

安娜 爲知事之夫人，頗嬌好，固一半老之徐娘也。略解詩書，頗知禮義。性喜動，而驕矜逼人。時能折服其夫，但僅於細微末節，及笑談中耳。戲中凡四更衣。服飾各異。

赫列斯達奇福 係一二十三歲之青年。身軀頗瘦小，性微魯鈍，極少主張。蓋衙門辦事不力之人員中，彼其一也。言語動作，不假思索，一事之發生，毫不顧其終始。措詞簡斷，意難預測。扮演此人者，須作出十分真誠，十分坦率之狀，方爲上乘。服飾以新式時裝爲宜。

何喜卜 爲其僕。與一般之老年舊僕同。俯首侍立，其貌維恐不恭。行極規矩，常以禮法自持。往往在主人前勸善規過，語近和平，詞甚簡斷。且時責其主人之非，若較其主人聰明然。故戲中獨先參透知事之誤認也。但不喜多言，亦樂其誤認耳。衣服以灰色或藍色之舊者爲宜。

波不稱與多不稱 二人身材短小，最好事。性甚相近。同着短褲。語極急，每發言必聳肩舞手。多不稱較波不稱略正派，但波不稱比多不稱稍活潑。

阿莫斯 爲縣中之審判官，讀書約五六本。頗信仰耶穌。性甚疑猜，故每

吐詞必有分寸。扮演人應於面際常現有意味之色。聲音重濁，語每延長，如一破舊之自鳴鐘，必先發沙音而後始鳴也。

阿切密 爲縣中醫院院長。身軀極豐滿。心無曲折，頗粗笨。猶喜小奸小詐，用其欺騙。好沉思，勤於工作。

郵務局長 其爲人本乎天真，純爲誠樸。

其餘扮演諸人，難以盡述，總在因時制宜，求所以悅衆目耳。

扮演諸君，於末場時，最宜注意。末場傳達之數語，應如風馳電掣，使衆人忽大驚，全場人員態度，應於同時盡變。衆婦女驚異之聲，亦須一齊嚷出，如一人發聲然。若稍疏忽，則全戲佳境，皆難入妙矣。著作人歌郭里附誌

戲中人

知事 安唐

知事夫人 安娜

知事之女 馬利亞

校長 陸克

校長妻

審判官 阿莫斯

醫院院長 阿切密

郵務局長 石帕欽

巡按

縣紳 多不稱

縣紳 波不稱

聖彼得堡之官員 赫列斯達苛福

其僕 何喜卜

醫生 赫列斯監

鄉宦 陸六可， 拉斯達苛福， 喀洛不欽

警察 司魏斯通， 卜哥維次， 結爾日莫爾

警官 斯列潘

商人 阿卜杜鄰

小木作匠之妻 愛佛郎亞

排長妻 移萬挪瓦

知事之僕 米什喀

店夥

男女來賓

衆商家

衆請願人

飯店主人

佛拉薩

巡按

第一幕 (佈景) 知事家中的房間

第一場 (登場人物) 知事, 醫院院長, 校長, 審判官, 警官, 醫生, 警察二人。

知事 衆位, 今天我請你們來, 有一件頂不好的消息告訴你們: 巡按使要按臨我們這裏了。

阿莫斯 甚麼, 巡按使?

阿切密 甚麼, 巡按使要來嗎?

知事 由聖彼得堡來的巡按使, 還是微行暗訪呢, 並且還奉有很秘密的命令。

令。

阿莫斯 這便怎麼好呢!

阿切密 這纔是從前滿不注意，現在就等着瞧罷！

陸克 哎呀！還奉有秘密的命令哪！

知事 我好像早有覺着似的昨夜整宵的作夢，看見兩個很奇怪的大耗子，真是，這樣的我從未見過黑的，非常之大！跑來，聞一聞，又跑走了。現在我念一封信給你們聽，這信是從安得烈君那裏來的，這個人，阿切密，你一定認得，你們聽他寫的是些甚麼『安唐君鑒』（低聲微讀，用眼睛一行一行的急看）……『應預達者，』這就是的，『應預達者，聞有某某官員，密奉令旨，按臨我省，調查全省吏治，尤特別注意於吾邑。（以食指上伸）該員雖係微服私訪，而弟處所得消息，却甚可靠。素知閣下與一般人同，頗有越軌行爲，誠以足下天賦聰敏，到手者決不肯空空放過也。……』（停一下）這裏已然是私事了……『故請先事提防，因該員現若尚未到來，或暗居何處，不久即當抵境也。……』作者弟……』這裏已是他們家內的

事了。『吉利樂福姐偕其夫同來。姐夫身體甚好，時以胡琴爲戲……』

如此等等的時候，你們聽清楚了沒有，是這樣的情形。

阿莫斯 是呀，這種情形不同平常的事情！怕不能免啦！也就碰運

氣罷。

陸克 這是怎麼回事，安唐，爲甚麼有這樣的舉動？巡按使到我們這

裏來作甚麼？

知事 作甚麼！已經顯見得啦，運氣如此，有甚麼法子呢。（嘆氣）現在託

上帝的洪福，到別的城鎮那裏去了；也快輪到我們頭上啦。

阿莫斯 安唐，我想這多半是因爲政治的緣故。多一半是因爲俄羅斯：

……是的……要同敵國開仗了，部內派一位官員出來查查地面上有沒有

敵人，有沒有叛亂的事情。你相怎麼樣？

知事 哦，你扯到那兒去了！你怎麼那樣聰明呢！一個縣城內作甚

麼亂！有甚麼敵人！是在邊界上不是呀！從我們這裏那怕你跑三年也到不了甚麼外國呀。

阿莫斯 不是，我跟你說，你不要那樣……你不要……上司的眼光是非常精細，非常遠的，由他離外國如何遠法，他們也可以到這裏來，摸摸鬍子，擺一擺樣子啊。

知事 摸鬍子不摸鬍子，衆位，我們先不管，讓我先告訴你們罷——各人注意各人的事情，我不說是下命令，我勸告你們。阿切密，您尤其要緊！這官員過境時，必先來參觀你那所教會醫院——所以你應當把那醫院收拾整齊，病人的睡帽須要清潔，病人也不可同平常一樣，還叫他們作事去。

阿切密 哎！這不要緊，睡帽，大概，還可以叫他們戴乾淨的。

知事 好，並且在各人牀上，用臘丁文或其他各國的文字寫上……這已

是屬於您的事情啦，赫利斯監，——各種的病狀何時，何人，所得何病，在那一天進來，是第幾號……很不好的就是你那裏病人所抽的煙，性味太烈，每進那屋裏去，就要噴嚏，頂好是讓這煙味少着點，不然呀，怕醫生就有不學無術或是料理不善的批語啦。

阿切密 噯！——關乎醫道的事情，我同赫利斯監自有妙法：以貧富爲差別，自然是頂好的法子——貴些的藥方我們不用他，平常人若是死了，就算死了完了，若是好了，那也就讓他好去罷。再說赫利斯監，也難以同他們講解呀，他一句俄國話也不知道。

赫利斯監（發半像字母『依』，又像字母『葉』。的聲音）

知事 阿莫斯，您，我也要告訴，您須要注意您那衙門。您那個前院兒是起訴人常到的地方，守兵們喂許多的鵝，並有很多的小鵝，常常在人腳下穿去穿來。這喂養家禽，自然是頂好的事件，人人都要稱贊的，那兒能單不

讓守兵們去喂養呢？但是，你知道，在這衙門內去喂養家禽，是不很體面的……我很早的就要告訴你，不知怎麼老是忘記了。

阿莫斯 啊！我今天就去都拿來煮而食之。你要高興，就請到我那裏食飯去罷？

知事 此外還有不好的，就是你那衙門的前廳，各種骯髒東西，都晒在那兒。在那紙糊的頂棚上，便是獵用的長鞭。我知道你愛打獵，然而暫時頂好是收藏起來，等到那巡按使過去的時候，你也就，可以把他再掛起來了。再就是你那位陪審官……他，自然是一位多見多聞的人，但是他身上那種氣味，就如恰從酒缸裏出來是的，——這也是不好。我早就想把這話告訴你，可是不記得心中有甚麼別的事件，老沒有能告訴。即便是如他自己所說的，這氣味是天生來的，也得有個藥方兒，可以治他啊。可以勸他食葱，或食蒜，或食甚麼別的，解解這種酒氣。關於這事，赫利斯監可用

各種藥料去幫助他呀。

赫利斯監（發聲與前同）

阿莫斯 不能，這種酒氣已經不能除去了：他說是他小的時候他母親把他錯弄了一下，所以自那時候兒，他身上便有一點兒酒氣味啦！

知事 是的呀，我不過提醒你而已。關於內部的安排以及安得烈信中所說的越軌行為等等事件，我任甚麼也不能說；并且說來也很奇怪：那兒有人能够任甚麼過錯沒有嘞。這也是上帝自己給我們安置的，那不信基督教的人要反對這事情，那不是枉費心機嗎？

阿莫斯 安唐，你以為甚麼是越軌行為啊？越軌行為，各有不同。我明白告訴你說，我受賄，但是怎麼受賄！受的不過是獵犬及小狗等類。這完全另是一回事了。

知事 噯呀，或小狗或是別的物件，總是一樣的受賄呀。

阿莫斯 暖，安唐，不是。比方有受皮襖的價值五十盧布，太太還有皮圍頸

……

知事 是呀，那便怎麼。你受人的獵犬及小狗，那不是受賄，是甚麼呢？

而且你不信上帝，你總不到教堂去。我呢，不論如何，信仰還堅；我每禮拜總上教堂去。你呢……哦，我知道你了，若是叫你說一說世界的創造，你必要毛髮倒豎，一聲兒也說不出來。

阿莫斯 是呀，但是你知道我自己固有的聰明就可以想得出來呀。

知事 哎，有的時節，你那麼許多聰明還不如一點兒都沒有呢，再說我盡在這兒提審判廳啦，其實說起來，合不合式，誰有功夫上那兒去看去。這種討厭的地方，上帝自己也就不保護他啦。但是，陸克，您哪，既爲學堂堂長，就應當注意各位教習。他們固然都是有學問的人，都在各專門學校受過教育的了；可是很有許多奇怪毛病：天然的與他們的學位不可分離。比

方其中有一位，是個這樣的人，臉很胖……不記得他姓甚麼。每上講臺去，無論如何，必作一種醜態。哪，作這種樣子……（作醜態）不作這醜態，他簡直不能上臺，一上臺之後就用手從領帶下去理他的鬚鬚。他對於學生們作這種怪狀，當然還沒有甚麼要緊，或者在那個地方應當如此，也未知。這我也不能判定。可是你自己應當管這件事哪。若是對於參觀人，也這樣做作……只怕很不合宜呀。這位巡按大人，或別人只怕自有辦法了。誰知道由這兒可以發生甚麼事情呢？

陸克道，簡直說，叫我又把他怎麼樣呢？我已經屢次告訴過他了。數日前我們學堂的董事上講堂參觀去。他作那種難看的樣子，我實有生以來未曾見過。在他還是好意呢，他向我說作甚麼要把信仰耶穌的意思，寢入青年的腦中呀？

知事還有歷史教員，我也應當請你注意。他的學問高深，固可顯見，歷史

也是真熟。但是他講書的時候，熱心太過，差不多連性命都不顧了。有一次我聽他講書，當他講亞西里與巴比崙人種時——還沒有甚麼，一到馬其頓國王亞力山大，我簡直形容不出來，他怎麼樣了。我以為是那兒起了火呢，噯呀，他從講臺上一跑下來，盡他的力量拿起一把椅子往地板上扔。自然呢，亞力山大是馬其頓的英雄好漢，可是何苦把椅子弄壞了呢？公家豈不受損失嗎？

陸克 是的，他這個人太熱心啦！我告訴過他好幾次……他說：「隨便你能，對於功課我是把命不要了的。」

知事 這也是天命如此，很聰敏的人——或如醉漢，或作怪狀，雖聖賢又將如之何呢？

陸克 上帝最好不叫人作關於學問的事情！甚麼他都害怕：不論甚麼事件，他總以為有妨礙，不論甚麼人，他總想表示說他是聰明人。